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靈樞經合纂卷之六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兩先生合註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本藏第四十七

內推本藏府吉
山善惡故名篇

黃帝問於歧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脉流行。榮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無智愚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哀。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運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

註上章論在外之皮膚腠理。因剛柔厚薄而生病。此章論在內之五藏六府。有大小高下。偏正厚薄。之不同。亦因形而生病也。夫榮衛血氣藏府之所生也。脉內筋骨藏府之外合也。精神魂魄五藏之所藏也。水穀津液六府之所化也。是以血氣神志和調。則五藏不受邪。而形體得安然。又有因於藏府之形質。而能長壽不衰。雖犯風雨寒暑。邪勿能害者。有外不離屏蔽室內。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此緣藏府有大小厚薄之不同。致有善惡。吉凶之變異。蓋五藏六府本於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而成此形。故宜中正堅厚。以參副天地陰陽之正氣。

註此詳人之易感於邪者以藏府之有善惡吉凶也善惡以體言吉凶以病言下文正詳言之

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心高則滿於肺中使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脫則善病消痺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心小則神氣收藏故邪弗能害小心故易傷以憂也心大則神旺而憂不能傷大則神氣外弛故易傷於邪也肺者心之蓋故心高則滿於肺中在心主言在肺主聲滿則心肺之竅閉塞故悶而善忘難開以言也經云心部於表故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心卑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脫則善病消痺熱中按邪氣藏府篇五藏脈微小為消痺蓋五藏主藏精者也五藏既弱則津液微薄故皆成消痺

心正則精神利而邪病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
註此言心有善惡吉凶也心之小者則安外邪弗之能傷但內有所憂則易傷耳蓋心小者必多憂所以憂易傷之耳若心大則憂不能傷而外邪反易傷之矣心之高者則心主之為肺當滿於肺中肺與心相着乃多煩悶而心竅不通必為健忘反難以善言開之也若心下則易傷於寒及易以言恐之矣心之堅者則藏安守固凡外邪不能入內憂不能恐若心脫則善病消痺熱中多內傷之病矣心之端正者則和利難傷凡外邪人言皆不能傷若心偏傾則其人操守不一無所守司由此觀之則心宜不大不小不高不下堅而不脫正而不偏斯謂之善也而可以免凶病矣下文肺肝脾腎亦猶是耳

肺小則少飲不病喘渴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喘息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故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痺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註肺主通調水道故小則少飲大則多飲肺居胸中開竅于喉以司呼吸故小則不病喘渴大則善病胸痺喉痺肺主氣故高則上氣息肩而故也賁乃胃脘之賁門在胃之上口下則肺居賁間而胃脘迫肺血脈不通故脇下痛肺下乃肺脈所出之雲門中府處也肺堅則氣不上逆而故肺脆則苦病消痺而肺易傷也肺藏氣金龜肺端正則神志和利邪勿能傷肺偏傾則胸偏痛也

註此言肺有善惡吉凶也肺之高者則病上氣竅肩而息及為咳嗽消痺者消渴而痺熱也

肝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痛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責切脇悞為息責肝下

肺傷者肺燥也
懷悶同咽從胃
責責奔

上膈而
出喉肝
在膈之
下此迫
在胃脘
膈故咽
則苦膈
中
本侵上
故上迫
胃咽
逆總志
意乃五
藏之神
眇音秒
與秒同

則逼胃。膈下空。膈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

膈下痛也。
張肝居膈下。故小則藏安。而無膈下之痛。肝居胃之左。故大則逼胃。而胃脘上迫於咽也。肝在膈之下。故

大則苦於膈中。且膈下痛。肝脈貫膈。上注肺。故高則上支。責切膈。悅為息。責肝居胃旁。故下則逼胃。而

膈下空。則易受邪。蓋膈乃邪正出入之樞部也。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

善病消瘴。而易傷也。肝藏血。血含魂。端正則神志和利。偏傾則神志不和。肝生於左。至正要。大論王註言。肝居下左。則肝生於下。胃當在上。何為能下。逼於

胃。意者在左。為肝在右。為脾。肝與脾並。故可以言下。通於胃也。則王氏言。肝生下左者。謬矣。

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湊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下加於大腸。下加

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張脾為中土。而主於四旁。故小則藏安。而難傷於邪也。脾居於腹。在膈骨之秒。故大則苦湊眇而痛。脾主

四支。故不能疾行也。膈在眇之上。故高則眇引季脇而痛。下則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苦受邪。蓋藏

馬此言腎有善惡吉凶也。

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善背脊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瘴。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

背脊在腰之上
尻在腰之下

髀音結
髀音千

疏當作
疎當作

發音交

張天藏者藏也故小則藏安難傷大則善病腰痛乃腎之府也夫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腰痛背脊痛腰痛尻痛皆不可以使仰腎附於腰脊間故病諸痛也孤症者偏有大小時時上下孤乃陰獸善變化而藏畢九上下如孤之出入無時此腎藏之症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脫則苦病消痺而易傷也腎藏精舍志藏髓端正則神志和利而難傷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夫身形五臟之外合也皮薄理疏則風雨寒暑之邪循毫毛而入腠理以病形蓋六氣之客於外也如在內之藏形薄脫偏傾則人之所苦常病常病者五五二十五變病也

註此結言五藏二十五異者人之若於常病也二十五異者曰小大曰高下曰堅脆曰端正曰偏傾也五藏則為二十有五矣

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髀肝者心高髀肝小短舉者心下髀肝長者心下堅髀肝弱小以薄者心脆髀肝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髀肝倚一方者心偏傾也

張小理者肌肉之文理細密粗理者肉理粗疏大肉腠脂五藏之所生也故候肉理之粗細即知藏形之大小髀肝胸下蔽骨也本經曰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客大蓋人之腠肉本於藏府募原之精液以資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五藏之精液溢於膏肓而外養於腠肉是以五藏病者大肉陷下破腠脫肉

註此言欲知心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髀肝也髀肝者胸下蔽骨之色

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

張肺居肩膺之內脇腋之下故視其肩背膺腋即知肺之高下堅脆偏傾宛冲之曰肺屬天而華蓋於上背為陽而形身之上也故肺俞出於肩背○朱永年曰脉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裡以候腹中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內而不內身有熱也蓋形身之上下即藏府所居之外候也

註此言欲知肺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有背膺腋脇肺之類也

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蔽者肝高合脇克蔽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

註藏者胸膈交分之偏骨內膈前連於胸之膈尾旁連於胸後連於脊之十一椎肝在膈之下故廣胸反散者肝高合膈免散者肝下免者骨之藏伏也肝脉下循於腹之章門上循於膈之期門在內者從肝別貫膈故膈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註此言欲知肝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胸散膈腹之類也

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

註倪氏曰唇者脾之候故視唇之好惡以知脾藏之吉凶

註此言欲知脾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唇也

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

註此言欲知腎之善惡吉凶當驗之色理與耳也

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

註倪氏曰耳者腎之候故視耳之好惡以知腎藏之高下偏正凡此諸變者神志能持則安減則不免於病矣

註此言上文二十五異者善於持守則安而持守之功減則不免於病也

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焦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

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平。反覆言語也。

張便冲之曰。此總結五藏之形。不同而情志亦有別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志意者也。故小則血氣收藏而少。病小則神志畏怯。故苦焦心大憂愁也。五藏皆大者。神志充足。故緩於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此皆因形而情志隨之也。和于中則著于外。故得人心。善盜者。貪取之小人。語言反覆。不可以為平正人也。

馬此言人有病有不病者。以五臟之有善惡吉凶也。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脉其應。肝合胆。胆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

張便氏曰。五藏為陰。六府為陽。藏府雖相合。五藏內合六府。六府外應于形。身陰內而陽外也。故視其外合之皮。脉肉筋骨則知六府之厚薄長短矣。腎將兩藏。一合三焦。一合膀胱。**馬**此言五藏與六府相合。而亦有知六府之法也。此合三焦者。左腎合膀胱。右腎合三焦也。

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裡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

張便氏曰。五藏內合六府。外應於皮。脉肉筋骨。是以肺應皮。而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臟府之形。氣外內交相輸應者也。

馬此言欲知大腸當驗之皮也。

心應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脉緩。脉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脉皆多紆屈者。小腸結。

張邪氣藏府篇曰。脉急者。尺三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皮脉之相應也。故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腸薄。

注此言欲知小腸當驗之脉而脉又當驗之於皮也

脾應肉肉脘堅大者胃厚肉脘磨者胃薄肉脘小而磨者胃不堅肉脘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脘約不利

肉脘不堅者胃緩肉脘無小裏累者胃急肉脘多少裏累者胃緩胃結者上脘約不利也

注張氏曰脘肥脂也磨亦小也腸約束也胃有上脘中脘下脘故胃下則下脘約不利結則上脘約不利也

注此言欲知胃者當驗之肉脘也

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胆厚爪薄色紅者胆薄爪堅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胆直爪

惡色黑多紋者胆結也

注張氏曰爪者筋之餘故肝應爪視爪之好惡以知胆之厚薄緩急也五藏六府皆取決于胆故兼五藏五行之氣色莫子喻曰胆屬甲子主天干地支之首故備五行之色

注此言欲知胆者當驗之爪也

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

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

注張氏曰太陽之氣主皮毛三焦之氣通腠理是以視皮膚腠理之厚薄則內應于三焦膀胱矣又津液隨三焦之氣以溫肌肉充皮膚三焦者少陽之氣也本經云熏膚充身澤毛是謂氣是以皮毛皆應於

三焦膀胱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肺生皮毛是骨肉皮毛交相資生者也故曰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

注此言欲知三焦膀胱者當驗之皮毫腠理也三焦為右腎之府膀胱為左腎之府觀三焦有厚薄緩急者果有名而無形也按三因方云三焦者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有形可見有一舉子徐通少嘗醫療病有精思曰齊嘗大飢羣丐相鬻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

脉全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白脉自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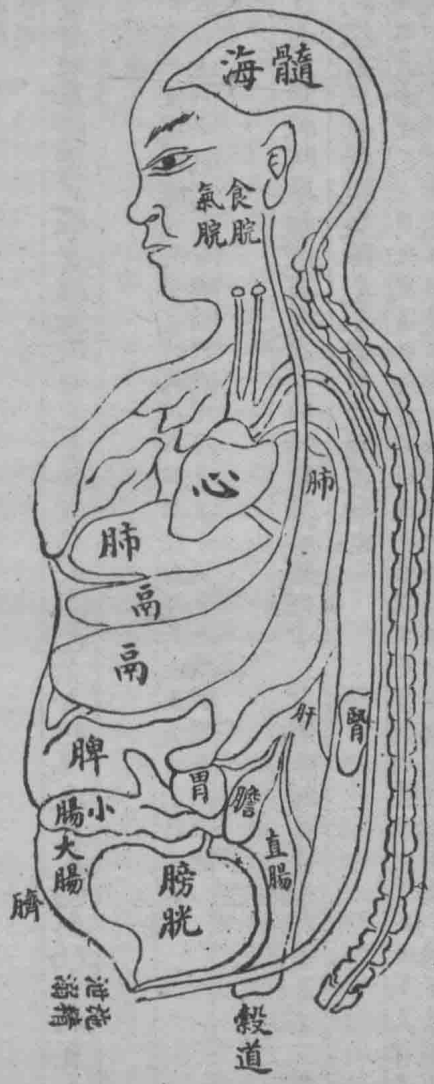
中出夾脊而上貫于腦此正所謂三焦也觀此則三焦有形昭昭矣

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注：倪氏曰：六府內合五藏，外應於皮肉筋骨。故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病矣。蓋六府之厚薄緩急大小，而為病者，與五藏之相同也。

此言視其外之所應，而可以知內之所病也。

五臟六腑總圖



禁服第四十八

服事也。詩大雅板篇有：我言維服。內論脈有：關格宜用。又刺藥法：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為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

量本經有脈衛氣者陽氣也乃自行於皮膚分肉之間故必審察衛氣寔為百病之母也△衛氣

血氣神
氣也

為百病之母其大義見素問生氣通天其百病有虛有實即人迎寸口脈以知之而正氣之虛則補邪氣之實則瀉則虛者實者盛而虛實自止矣又血絡者病之可見者也▲前有血絡論▼從而瀉之其病不殆矣

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

張一而合于天之數故通人道於天道者斯可以為天下師約方者約束血氣之法如約囊者謂氣與血合猶氣在素篇之中滿而弗約則輸泄矣故方成而弗約則神與弗俱謂血與氣不能共居而合一也滿而弗約者謂不知經治脈急弗引也約而為一者脈大以弱此血氣已和則欲安靜也

雷公雖以下材▲下工▼自謙不知帝之所以望之者為天下師也所謂天下師者惟知經脈篇為始耳下文正詳言之

雷公曰願聞為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張願聞為工者願聞血氣之相應而後明合一大道是由工而上而神神而明也寸口主陰故主中氣口主陽故主外陰陽中外之氣左右往來若引繩上下齊等如脈大者人迎氣口俱大脈小者人迎氣口俱小春夏陽氣盛而人迎微大秋冬陰氣盛而寸口微大如是者陰陽相應是謂平人若不應天之四時而更偏大於數倍是為溢陰溢陽之關格矣此論三陰三陽之氣而應於人迎寸口之兩脈也○高子曰人迎氣口謂左右之兩寸口所以分候陰陽之氣非寸關尺三部也若以三部論之則左有陰陽而右有陰陽矣

馬此言寸口以其為脈氣之所會故又曰脈口又曰氣口寸口主中乃足手六陰經脈所見也人迎者居左手寸部蓋人迎乃足陽明胃經之穴名而其脈則見於此故即人迎之脈以胃為六府之先也人迎主外故左關為東為春左手為南為夏所以謂左寸為內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右手為秋為右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胆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

關為中央為長夏其兩尺則為北為冬所以謂右寸為內足手六陰經之脈必見於此然寸口之脈在內而出於外人迎之脈在外而入於內即如人迎一動為足少陽胆經寸口一動為足厥陰肝經則肝與

胆相為表裡而一出入兩經本相應也。餘經表裡可以類推。見下文。故優佳俱來若引繩齊等。而春夏之時則人迎比寸口之脈為微大。秋冬之時則寸口比人迎之脈為微大。乃為平和無病之人也。蓋平和大則是。平和之脈耳。

躁者陰之動象。陰陽六氣皆從陰而生。自下而上。故止。六經在下之氣。躁動而後上合於手。問去聲。數叶朔。

相應者。水合而相。應相。合者。已。倍傷寒。病太陽。之氣其。脈則緊。

氣傷則。痛入於。痛入於。

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痛則取之分肉。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陽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

張此論陰陽之氣偏盛而脈見於人迎氣口及病之在氣在脈以證明血氣之相應相合也。三陽之氣偏盛。則人迎大二倍三倍。此氣血之相應也。脈大以弱則欲安靜。此血氣之相合也。痛痺者。病在於皮腠。

之氣分氣傷故痛。氣血相搏。其脈則緊。此病在氣而見於脈也。代則乍甚。乍間。痛作止者。病在血氣之交。或在氣或在脈。有交相更代之義。故脈代也。盛則瀉之。者氣盛宜瀉之也。虛則補之。者氣虛宜補之也。緊病之在氣。分故當取之分肉。代則病在血。氣之交。故當刺其血絡。且飲藥者。助其血脈。藏府勿使病從絡脈而入。於經。脈從經。脈而入。於藏府也。陰下則灸之。者氣之下陷也。不盛不虛者。氣之和平也。以經取之。者有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始者。病不在氣而已入於經。則當取之於經。若人迎大於四倍。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者。死不治。夫

數名曰溢陽。此陽氣之盛。溢於脈中。氣血之相合也。此以陰陽氣之偏盛。病之在氣在脈。以明氣之應於脈。而合於脈也。故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本者。以三陰三陽之氣為本。末者。以左右內之人。迎氣口為標。蓋言陰陽血氣。渾束為一。外可以候三陰三陽之六氣。內可以候五臟六腑之有形。此陰陽離合之大道。天運常變之大數也。

馬此言人迎大於寸口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陽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人迎較寸口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少陽。胆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陽。三焦經。有病也。躁者。一倍之中。而有更躁之意。下文二倍三

倍四倍。其躁可以意會。較寸口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太陽。膀胱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太陽。小腸經。有病也。較寸口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陽明。胃經。若三倍而躁。乃手陽明。大腸經。有病也。其各陽經之脈

盛則為熱。虛則為寒。脈緊則為痛。痺脈代則病為乍甚。乍間。即下文之乍痛乍止也。然所以治之者。脈盛則分經以瀉之。脈虛則分經以補之。脈緊為痛。痺則取其分肉之病。在何經。脈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反飲食以調之。脈陷下者。則血結於中。有者血。血寒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止以本經取之。如一盛

瀉。胆以補肝。二盛瀉。膀胱以補腎之類。茲則取之於胆。而不取之肝。取之膀胱。而不取之腎之類也。或用

絡則止矣
絡脈外
交于皮
膚內通
於經脈
氣入於
脈則氣
數矣
感氣并
於脈中
則死和
氣合於
脈中則
欲安靜
也
脾之藏
府血絡
之肉理
者

針或用灸或用藥止在本經而不求之他經故名之曰經刺也夫治法固已如此反夫人迎之脈大者十口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陽脈甚盛名曰溢陽溢陽者為外格蓋格者拒也拒六陰脈於內而使不得運於外也其證當為元不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蓋先病為本而後病為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何也

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病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病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病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瀉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絡於中有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

張夫在天蒼齡丹素玄之氣經于十干之分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六氣合六經五行而生五臟是六氣本于五臟之所生故陰氣太盛則脹滿寒中虛則熱中出糜溺色變氣從內而外白陰而陽也是以候人迎氣口則知陰陽六氣之盛虛內可以驗其藏府之病陰陽外內之相通也夫痛痺在于分腠之氣分腠者皮膚藏府之肉理故病在陽者取之分肉病在陰者先刺而後灸之蓋灸者所以故在內在下之氣也代則氣分之邪交於脈絡故先取血絡而後飲藥以調之陷下則徒灸之蓋言氣陷下者宜灸今入于脈中又當取之于經矣如陷于脈而宜灸者乃脈受絡之留血而陷于中有着血氣寒故宜灸若氣并于血又非灸之所宜也此皆因氣之盛虛病之外內以證明血氣之有分有合有病有和調反覆辨論皆所以明約束之道所謂邪病者中有着血猶囊滿而弗約則輪泄矣和調者氣并于血神與氣俱渾束為一陰陽已和則故安靜毋用力煩勞不可灸也○朱永年曰本經中論人迎寸口大二三倍之大凡四見其中章旨不同學者各宜體會若僅以三陰三陽論之去經義遠矣馬氏以六氣增註藏府更為蛇足

凡言寸口大於人迎之脈可以驗足手六陰經之病而有治之之法也寸口較人迎之脈大者一倍則病在足厥陰肝經若一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二倍則病在足少陰腎經若二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較人迎之脈大者三倍則病在足太陰脾經若三倍而躁乃手少陰心經有病也其各陰經之脈盛則為脹滿其胃中必寒而食亦不化虛則其中必熱而所出之痰亦不化且氣亦少溺色亦必變也脈盛則為痛痺脈代則為乍痛乍止然所以治之者盛則分經以瀉之虛則分經以補之緊則取其痛痺之分肉在於何經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其血絡使之出血及飲藥以調之

脉中有
着血者
亦宜灸
故曰亦

經云營
為根衛
為葉
經病以
分氣者
謂之離
合

瘳證止
在形氣

脉隔下者則徒灸之▲徒但也▼脉既隔下則血結于中有着血血結故宜灸之若不盛不虛則以本
經取之或用藥或用針或用灸名之曰經刺也▲義見上節▼夫治法固已如此及夫寸口之脉大於人
迎者四倍且大且數則陰經甚盛名曰內關內關者開六陽在外而使之不得以入于肉
也其證當為死不可治凡此者必宜審按其本末及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可也

通其營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隔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
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脉急則引脉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張一之通結上文以申明約束為一之道通其營輸者謂血氣之相合從營輸而溜注于脉也大數者謂合

者宜補氣隔下者宜灸今氣與血合渾束為一有病者則當取之於經氣盛於脉中者又當引而伸之血
氣和平而相合者則欲安靜調養是以徒瀉徒補徒灸也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此病入於經所當
以經治之脉急則引者陰陽偏盛之氣并于脉中故脉數急又當引而伸之蓋囊滿勿約則輪泄矣若脉
大以弱者此平和之氣與血相合而已和調則欲安靜以調養無用力以傷其血脉無煩勞以傷其氣也
此章假人迎氣口之盛躁以明氣血之合一故曰脉急則引者先言盛躁之氣而合于脉中也繼言脉大
以弱者乃平和之氣血渾束于一也氣并于脉中故脉大血氣和調故柔更也外揣篇論渾束為一而合
于天道天地有外內上下之氣交鼓司外可以揣內司內可以揣外此天地之合一也此篇論陰陽六氣
與血脉渾束為一應司天在上司泉在下如水鏡之察不失其形此水天之合一也愚按此篇大義謂
陰陽六氣外合于手足六經內合于五臟六腑可分可合可外可內者也候六氣之氣者候六氣之氣
而不涉于經也隔下則灸之者謂氣隔于內而不隔于脉也故曰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衛氣外行于皮膚
分肉內行于藏府之募原六氣在外則衛氣而在膚表之間隔于內則入于藏府之募原矣故曰審察其
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蓋以內為本而外為末血為本而氣為標審其病之在氣在脉在外在內
也如病在外之六氣有不涉于六經者有病在氣而在轉入于經者有隔于內而不干于藏府者有隔於募
原之中而病及於藏府者此六氣之於經脉藏府可分而可合也緊則為痛痺者病形而傷氣也代則乍
甚乍間者氣始入于脉也蓋六氣本於五臟之所生而外出于膚表合而為一則從終而脉脉而經經而
藏府也六氣出入于藏府經脉之間有離有合運行無息者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此六氣行
于脉外也脉大以弱則欲安靜此氣與血合混束而為一矣即如中風傷寒六經相傳之日來復此病在
六氣而不涉於經也如病一二日即見嘔吐洩泄諸證者此隔於內而入府也亦有病一二日即見神昏氣
促煩躁諸證者此隔於藏府之募原而為半死半生之證矣蓋客於藏外者生于藏者死于藏而藏真完
固不為邪傷者生損真傷而神昏躁盛者死故曰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如傷寒之黃連阿膠桃花小陷
胸諸證此病在氣而溜於經也蓋藏入于經其藏氣寔不必動藏則溜於府若血脉傳溜大氣入藏腹痛
下注可以致死而不可以致死矣夫邪氣淫泆不可勝數有病一二日或即溜于經或即隔于內或即于

王子方曰照應後之目有所見五藏之形候三

藏入府者有病多日而漸次溜經陷內于藏入府者有病久而止在氣在形不入于肉者此邪病之有重輕正氣之有虛實也此篇論血氣之離合出入審病氣之輕重死生大有闕於至道故帝令齊宿而始授其書予亦不厭瑣屑而復明之以勉後學知正氣之出入則知邪病之淺深治其始蒙救其未逆弗使邪氣內入而成不敗此篇道中修身善後之大功德也○高子曰外揣篇論氣與形合此篇論氣與血合五臟章論病在形而不病氣本藏論病在藏府而不病氣本經厥逆諸篇有

經脈此承上文而申言之曰經脈之正約方之大術數也凡為醫工者固以明經脈為始然必先明本經本輸篇如并營輸經合之義則經脈始可明也遂可傳以大數如上文盛則徒瀉之等云也▲大數大義或刺或飲藥三者可兼行也脈陷下則但灸之而已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取陽經者不取陰經取陰經者不取陽經此之謂經刺其候藥灸刺三者亦可兼行也且其脈急者可加導引之功或脈大而弱者則當主于安靜雖有用力不至大勞也此乃大法之所在即約方之要者而外揣渾束為一之義盡矣庶可以為天下師若未滿而約之則是不知經脈而欲知術數也僅足以為工耳豈非以下材自限者哉▲然呼帝割臂故血而所言大術數者如此則醫門秘旨盡在是矣雖言用針之法而用藥補瀉亦猶是也然則本輸經脈終始禁服等篇乃醫籍中至寶惜乎後世廢而不講萬古如長夜然痛哉

五色第四十九

篇內有五色言病之義故名篇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於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

此承三十七章之五閱五使復辨明五藏之氣見色於明堂見脈於氣口察其色切其脈以知病之問其人之壽夭也五閱章曰五官已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其引垂居外五

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故帝復釋之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於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蓋言面部之形色應天地之形氣欲其清明而廣厚也夫五藏生于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五色及三陰三陽之六氣故色見於明堂脈出於氣口乃五藏之氣見于色而應於脈也故曰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剏也氣口者左之人迎右之出氣所以候三陰三陽之氣三陰三陽者五藏六府之氣也○朱氏曰按五藏生成篇云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而黃目黑者皆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

部之浮
沉五藏
之氣候
在氣口

惡叶烏

皆死也。蓋五藏之氣色見于面五藏之血色見于目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中附上以候肝，右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左外以候心，是五藏之有候，候見於左右三部之寸關尺五藏之氣候見於氣口也。故曰：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此五藏之形氣各有所候也。夫天地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故視人之壽夭決病之死生者，必明乎此。

註此言五色雖決於明堂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色獨決於明堂五使篇之言而公舉以問之色也。

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五藏安於胸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

註五官者五藏之外候也。明堂者鼻也。鼻之準骨貴高起而平直者也。五藏次於中央，闕庭之中，脾也。闕下者心也。直下者肝也。再下者脾也。藏為陰而主中，故候次於中央也。六府挾其兩側，肝左者胆也，方上者胃也，中次者大腸也，而王以上者小腸也，而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府為陽而主外，故位次於兩側也。腎為水藏，故挾大腸而位於蕃蔽之外，應地居中，而海水之在外也。首面上於闕庭，王宮在於下極，應天闕在上，王宮在下，有天地人之三部也。闕庭者肺也，肺主天而居上也。極下者脾也，脾主地而居下也。王宮者心之部也，心為君主而居中也。五藏安於胸中，而藏真之色，致見於外，五官惡得無辨乎？

註此承上大而言五官之有辨也。五使篇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闕庭，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於中央。詳見第十一節。六府挾其兩側。詳下第十一節。眉間為闕庭，為庭，故庭即首面所以安于胸中也。下極在兩目之間，係心之部，故曰：王者所居之宮在於下極，以心為君主之尊也。惟五藏能安于胸中，則其真色已致，病色不見，明堂之色自然清潤，此五官之可辨者如此。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乘襲者，雖病，其不死矣。

病其不死矣。

註宋永年曰：不辨者謂不辨其真色，而辨其病色也。五色之見，各出其色部者，謂五藏之病色各見於本部也。刺熱論曰：色榮顏骨熱病也。部骨陷者，謂本部之色隱然陷于骨間者，必不免於病矣。蓋病生於內者，從內而外，色隱現于骨者，病已成矣。承襲者，謂子襲母氣也。如心部見黃，肝部見赤，肺部見黑，腎部見青，此子之氣色承襲於母部，雖病甚不死，蓋從子以洩其母病也。

註此承上文而言五官之色，可以辨病之生死也。公以五色有不可辨者為疑，帝言五官之色未有不可辨者也。故五者之色各出其部，分其何部之骨陷者，必不免於病，其何部之骨不至陷下，而僅有五色相乘襲者，雖病甚亦不至於死也。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熱白為寒是為五官

註張清肅之氣故為寒是為五色之所司而為外因之病也其子瑜曰上歸論五藏之病色各出其部此論

天之風寒見于五色

註此正言五官之色見於何部可以知其在中之病也

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良如何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脉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脉口滑而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脉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脉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大小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

人迎寸口在左右之兩脉口而不兼關

註此切其脉口人迎以知病之問甚外內也夫外因之病從外而內自陽而陰內因之病從內而外由陰而陽脉口主內人迎主外故曰內外皆在謂候其脉口人迎而外感內傷之病皆可以知其甚衰也故切其脉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外人迎沉而滑者病益甚在內也夫浮為陽沉為陰其脉口浮滑者陽氣在陰故病主日進人迎沉而滑者陰氣出陽故病日損也其脉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也其人迎脉以浮者病日進在外也脉之浮沉謂左右寸關尺三部之脉與人迎寸口之氣大小浮沉等者此藏府之形氣俱病故為難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是以小則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易已者陽病在外故其病易散也人迎主外是以人迎盛堅者傷於寒病因於外也氣口主中是以氣口盛堅者傷於食病因於內也人迎氣口主藏府陰陽之氣故候其兩脉而外內之病皆在焉

註此言病之問甚內外可知也切其脉口以知之也公以病之益甚方衰難知為疑帝言人迎主外脉口主內內外內皆在其病可得而知也切其脉口而滑脉兼小及緊以沉者其病當在中而為益甚也切其雖滑而脉浮者亦病必日進也人迎不但脉大兼緊以浮者為益甚若沉而帶滑則病可日減也由

此觀之則脉口浮而帶滑者病固日進雖滑而帶沉者亦然但其病在內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陰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病在外所謂一盛二盛三盛乃六陽經之為病也義見前篇人迎必沉而帶滑者幸得日損若盛以浮者必不能損而為日進但其病在六陰經者本此人迎與寸口其脉氣或大或小相等者則外感內傷俱未盡減其病為難已也然病在六陰經